

名家百味文库

郁达夫 著

食色与欲

华文出版社



名家百味文库

编委会

主编

柴绍园

许京生

吴志实

编委

宋厚健

秦浩

周小平

赵昶红

李桐

冯家华

周伦苓

张维特

编者说明

这套《名家百味文库》，主要选编中国现代和当代部分有较大影响作者的作品。考虑到当前一些读者的需要，所辑录的文章侧重于杂文、随笔之类。首次推出的第一辑（共11册），其中大部分是现代名家的代表性作品，兼顾了不同流派和风格，百花齐放，异彩纷呈，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感染力。

由于这套丛书的一些作者所处的社会和时代背景，又受到历史和其他方面的局限，某些文章在思想观念、学术观念、文艺观念等方面，难免带有那个时代的色彩和存在某些方面的不足，有的仅是一家之言，我们在阅读这些作品时，应注意到时代的特征和时代的因素。

还应该说明的是，一些现代名家的作品，在行文用词和标点符号的使用上，以及翻译作品的地名、人名等方面，与现在的要求也不完全一致，为尊重原著，保持原作的面貌，我们在编辑时基本上未作改动。

由于时间仓促和选编者水平有限，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教，以使第二辑的选编工作做得好一些。

目 录

艺术家的午睡.....	(1)
牢骚五种.....	(3)
我们在后方.....	(11)
广州事情.....	(13)
承前启后的现代儿童.....	(15)
日本的娼妇与文士.....	(17)
公开状答日本 山口君.....	(21)
轰炸妇孺的国际制裁.....	(27)
和从哪里讲起.....	(29)
日本的赌博.....	(32)
教师待遇改善问题.....	(34)
祝教师们的奋斗.....	(37)
八一三松沪抗战的意义.....	(39)
八一三抗战两周年纪念.....	(41)
纪念九一八.....	(44)

敌人的文化侵略.....	(47)
迎年小感.....	(50)
勿骄勿馁的精神.....	(52)
等春季过后.....	(54)
废历新年.....	(56)
为己与为人.....	(58)
敌寇政治进攻的两大动向.....	(60)
“ 文人 ”	(62)
今天是九一八.....	(65)
序《爱情的梦》	(67)
《履痕处处》自序.....	(69)
《达夫所译短篇集》自序.....	(71)
再谈日记——《达夫日记集》代序...	(73)
《在寒风里》序.....	(79)
《敝帚集》题辞.....	(81)
《日记九种》后叙.....	(82)
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	
《过去集》代序.....	(84)
《达夫代表作》自序.....	(91)
《徒然草》译后记.....	(93)
忏余独白——《忏余集》代序.....	(95)
《文艺论集》自序.....	(99)
《鸡肋集》题辞.....	(101)
《茑萝集》自序.....	(105)
《秋柳》小序.....	(107)

《沉沦》自序.....	(109)
事物实写与人物性格.....	(111)
艺术上的宽容.....	(114)
理智与情感.....	(1 16)
看稿的结果.....	(118)
写作的经验.....	(120)
略谈幽默.....	(123)
谈诗.....	(126)
小说与好奇心理.....	(130)
鲁迅的伟大.....	(132)
再来谈一次创作经验.....	(133)
文艺与道德.....	(138)
文学上的智的价值.....	(141)
想象的功用.....	(146)
电影与文艺.....	(150)
如何的救度中国的电影.....	(157)
对于社会的态度.....	(161)
我希望于《大众文艺》的.....	(169)
学文学的人.....	(171)
关于小说的话.....	(175)
历史小说论.....	(180)
批评与道德.....	(186)
文艺赏鉴上之偏爱价值.....	(189)
说几句话.....	(195)
诉诸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界同志.....	(199)

谁是我们的同伴者.....	(201)
中学生向哪里走.....	(206)
悼罗佩脱·孝脱义士.....	(211)
“ 天凉好个秋 ”	(214)
说食色与欲.....	(217)
炉边独语.....	(220)
非法与非非法.....	(224)
一文一武的教训.....	(226)
说宣传文字.....	(228)
说文章的公式.....	(230)
为小林的被害檄日本警视厅.....	(232)
政权和民权.....	(234)
说木铎少年.....	(236)
声东击西.....	(238)
说冒骗.....	(240)
自力与他力.....	(242)
著书与教书.....	(244)
清谈的由来.....	(247)
说模仿.....	(249)
有目的的日记.....	(251)
睡病颂.....	(253)
暴力与倾向.....	(255)
谈结婚.....	(257)
说产业落后国的利益.....	(259)
说 “ 沉默 ”	(261)

说谎的衰落.....	(263)
说肥瘦长短之类.....	(265)
这假冒还胜似那假冒.....	(267)
自大狂与幼稚病.....	(269)
日记文学.....	(271)
清新的小品文字.....	(278)
小品文杂感.....	(281)
什么是传记文学.....	(283)
传记文学.....	(287)

艺 术 家 的 午 睡

晚上沿街弄着乐器且行且唱的人，是古代的诗的遗物。世界上无论哪一国都有，中国内无论哪一处都流行的。在月光下，在微风里，或是萧条秋雨之中，或是霏微小雪之下，伤心人听之觉得悲哀，得意人听之觉得快乐。我愿跟了这些Minstrels走尽天下，踏遍中国。

世界主义的实行者是乞丐和娼妇，真的国际联盟，应该从世界乞丐同盟和世界娼妇联盟始。

平生最恨的是警句（Paradox）和狗。不爱警句，因为可发的警句太少，不爱狗，因为犬吠声太多。G．K．Chesterton是警句大家，M．Maeterlinck是狗的爱护者，我平时不爱这两人的著作。

日本文里，译者与役者同音。译音是译书的人，役者是演戏的人。日本的役者，多是译者（因为日本的伶人多能翻译外国文的剧本）。中国的译者，都是役者（因为中国的译者只能做手势戏），这便是中日文化程度的差

异。

坐轮船过太平洋的时候，每想坐火车，坐火车过秦淮河外的時候，只想坐画舫。

一九二三，七月二十四日

牢 骚 五 种

一 自己的事情

美国的一位肺病诗人，在他的一本不朽的名著《Warden》的头上，仿佛有一段说到文人所写的东西，都是写他自己的事情的。实际上连我们最爱的女人身上的毛发有几多，月经有多少等问题都不明白的我们，哪里能够真真实实的描写他人的事情呢？不过写自己的事情，有两层危险。第一，你若把你得意的事情，有名的朋友和你的关系等写出来的时候，人家要说你在台房里叫好，自捧自吹。第二，你若把你失意的事情，和无钱花无职业等苦处诉说出来，人家若不说你“弱者弱者，活该话该，你像一

个女人，在无聊赖的啼哭。这是靡靡之音，亡国之兆，”就是说你在发牢骚，在骂人。

但我想自捧自吹，虽则是近世中国成名的第一捷径，究竟有点于自家的良心上说不过去。所以我在此地只想写点自家的失败的话，和自家心里想说的话，即使人家说我所发的是“牢骚”，究竟还比“吹牛”高尚些。

小子在一两月前头，在《现代评论》上写了一点小小的文章，说了几句公道话，竟被几个能在学生时代就受小政客的津贴的高徒侮辱了一场。这一场侮辱，比起现在的大学校长的被缚被打来，总算是文明得很。他们几位受人津贴的大学生，不过向我发了一封匿名信，画了一只狗，把我的名字写在狗身上。我当时看见这封信的时候，竟不知不觉的笑了起来。因为在家里的時候，我的儿子，老受了我的母亲和女人的运动，把小手举起来，骂我“老贼”。我的儿子的这种行动，和我的学生的此番的行为，竟同一个印板印出来的一样。芝兰玉树，桃李葑菲，竟一样的成达了。你说我这“老狗”、“老贼”，该不该掀髯大笑呢？儿子今年四岁了。

本来是肺部不强的我，两三年来，在京华的尘土里，只以Huren und Saufen为唯一的消愁之计。霜降前后，因为谋《创造》的复活，回到上海来的一天早晨，竟吐出了两三口鲜血来。我一见血痕，心里真觉得悲喜交集。朋友来吊问我的时候，我就对他们说：“赤化了”。到得现在想回北京去静养，又阻于兵匪，不敢出租界一步，大约这一次的赤化，要到明年的春季，才能化白罢？

二 赤 化

现在在中国最流行的是“赤化”两字。凡政治上的政敌，互相倾陷，要哀求英美日本的援助的时候，就说对方是“赤化”了。

我想中国人本来都是赤党。有钱有势的人，大家都去捧他，社会上就叫这一个人是“红人儿”。这岂不是赤党么？窑子里的最娇、最有买卖的妓女，叫做红姑娘。捧红姑娘的人，自然都称作赤党。这一次居然有一个红姑娘自家称起大总统来了，这岂不是赤党么？几天前头，从浙江回上海来，看见沪宁杭沪一带的火车站上，满挂了红灯红布，上面写着凯旋的字样。我因为几日来没看报，以为“五卅事件”起来以后，我们中国竟有一个象拿破仑一样的军人，去灭了英国，灭了日本回来了。后来问问旁人，才晓得这一位凯旋的拿破仑姓孙。我又问他：“欢迎他的应该是全国的人民，你我也应该参加在内，何以到现在我还不晓得这一位拿破仑的海外归来呢？”他又说：“欢迎他的，就是几个从前欢迎过何丰林、卢永祥、齐燮元的老主顾。这一位拿破仑打的不是英国、日本，仍旧是中国自家的几个不打仗的兵。他的凯旋却是不打仗的凯旋。”看看车站上的红灯红布，想想那些捧红人儿的主顾，我又要说

了，这岂不是赤党么？
三 共 产

与“赤化”两字相类似的，是“共产”。骂主张稍为新一点的人为共产党，我觉得比一口含糊的骂人家赤化，还要进步一点。在我们中国，在那里实行恶意义的共产的，只有军阀官僚，是谁也知道，谁也曾经说过的。所以我想劝劝攻击共产党的诸君，你们若要攻击，请拿出实力来，把那些军阀先杀个干净再说。几个附和军阀的官僚，也应该给他们一个人一个子弹。因为这些畜生，才是你们所攻击的……。至于那些光是纸上谈兵，空中画饼的学生们，还不能说他们是共产主义的实行者，尽可由他们去研究共产主义的真义，是在什么地方。

攻击共产主义者的一般的目标，是在中国的共产党在收受俄国人的金钱这一点。若要下攻击的说话，那么我想，只有我可以攻击他们。因为我既不收受俄国人购买的共产党，又不是受过军阀官僚的运动的小政客，并且也不是有几万家产的“怕共产狂者”。可是话又要说回来了，共产党员，既想在中国做一番事业，当然要一个经济的后盾者接济他们。孙中山当日，也曾经受过日本人的金钱的。若能点滴归公，拿了人家接济我们的资财，来做我们

良心上所应做的事情，我想也未始不可的。不过在这一个地方，我想提出几个质问，要问问共产党的诸君：“你们把你们的头目认清了么？你们以为这头目是在中国可以做一番事业的么？你们的头目，不在做暧昧的事情么？借了自由恋爱的名义而娶姨太太，以共产党的名义而暗地里又受资本家的津贴的事情，一定是没有的么？那些年龄还没有成熟，没有十分判断能力的青年，你们以金钱去买他们来胡闹的事情，是的确没有的么？”上举的几个问题，若在良心上按来，你们觉得都可以答复得过去，那么共产党诸君，你们就是再受些俄国以外的国家的金钱，也没有什么要紧，因为神圣的目的可以使手段也化为神圣。笑骂由人家笑骂，你们但去做你们工作好了。

四 国家主义者，你们的国家在哪里

听说攻击共产党最激烈的，除了军阀官僚以外，还有一派国家主义者。总之不打仗的凯旋也好，主义的战争也好，由我们旁观者看来，觉得诸君都是能干的人，诸君都在社会上露头角，都可以受我们一班没有主义的老百姓的崇拜的。不过崇拜之余，我们清夜扪心，仔细一想，觉得这事情有点奇怪。譬如现在，我们大家一样的寄住在租界上，在坐外国人的电车，在用外国人的电灯，并且有时候

拿起笔来写点东西，还在抄袭抄袭外国人的可以扶助我们的主义的文章。现在寄寓在租界上的中国人，差不多生活境况，都是这样的。在这样的状态之下，我们当大谈国家主义之余，若受旁人一问：“你们的国家在哪儿？”有时恐怕要回答不出话来。虽然有时，当我们穷促的时候，可以大声回答说：“我们的国家在章太炎的身上，在宣统皇上的窝里，在我的便便大腹中。”但镇静下来一想，觉得一个章太炎，一个宣统皇帝，一个便便大腹，还有点不够。那么不得已的时候，只好加一点添头，说张作霖、冯玉祥、李景林、孙传芳、蒋介石等等就是。但是照这样的说来，那么问的人又要说了：“既然如此，你们的国家，已经是很好了，你们的主义，已经可以卖钱了，明年你们还打算主张什么呢？”……

国家主义者诸君，我对你们的主义是十分的尊敬的。毫没有讪笑你们的意思，不过我想光是高谈主义，是没有用的。文天祥、史可法，并没有留过学，并没有主义过什么主义。他们因为国家没有了，就挺出身体来硬干。若能回复他们的国家，他们就愿于国家回复之日，退归田里，若不能回复国家，他们情愿干干净净的为国家而死。我觉得这些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的人物，由我们后人追溯上去，才可奉赠他们一个国家主义者的尊号。现在我们当事功未立之先，就以国家主义者自命，歌于斯吃于斯，坐高车驷马于斯，觉得有点不大对。

我北京有一位朋友说：“强者不言，强者是不必有什么主义主张的。虾蟆在田里一天叫到晚，但水蛇一来，不